

春日采菊到鲁庄

◆王宏治

巩义市鲁庄镇的菊花很有名气,但更特别。春天,菊花发芽了,同是一个镇,有的村地里的菊芽能吃,有的不能吃,同一条沟里,沟一边的菊芽能吃,另一边的不能吃,很是神奇。

这里的菊花都长在地边上,或者是沟沿、沟底,如果哪一块地不种菊了,过两年也会长出许多野草和菊花。进入春季之后,在干枯的菊枝根部,开始冒出新芽,遇上一场春雨,很快就长出一团新绿。在鲁庄镇的北半部,拍一把新芽闻一闻,有一股清苦味,用嘴嚼一下更苦,所以人们不会吃。而在西南部,菊芽闻起来有一点清香,放口里嚼,还有一点甜。

具体的分界线,也没人总结过,但人们都知道哪个村地里的能吃,哪个村里的不能吃。我听母亲说,她娘家鲁庄村西边的红眼沟,沟南坡的能吃,沟北坡岭上的都不能吃,很是奇怪。

南半乡菊花长得最好最有名气的是小相村和赵城村,春天到这两个村拍菊花几乎成为一景,当地都叫“拍菊花”,实际上是拍菊芽、拍菊尖儿,也有人叫拍菊叶,而真正长大的菊叶已不中吃。

我老家所在的村庄,属于镇里的北半部,我试过,菊芽确实不能吃。我曾到南部的村拍过几次菊芽,那个过程是很辛苦的,平地的好采,去的人就多,经常能看到拍过的痕迹,偶然看到一颗大点的,往往在挖针丛里,要采出来,手是要受点伤的。

菊芽的吃法很多,可以凉拌、清炒,还可以包饺子、菊花炒鸡蛋,是一种很好吃的青菜。赵城村的同学说,他感冒了一二十天都没好,菊花发芽后,采回来吃了几顿,却发现感冒无意间好了。虽然不敢肯定菊花起了决定作用,但清热的效果肯定是有的。

巩义小相村的菊花,别名小相野菊花,也叫山菊花,是野生黄菊花的一个优良品种,外在形态和普通的野生黄菊花十分相近,最大的区别在于普通的野生菊花泡出来的水苦涩难入口,闻到气味使人干恶心,含在口中使人呕吐,喝到腹中反胃;而小相菊花则大为不同,泡出来的茶清香扑鼻,入口甘甜,喝上一口,人顿时觉得全身清爽,浑身灵气,即使喝过一段时间后口中还留有余香与甘甜。

据了解,浑身是宝的小相菊花,仅产于河南省巩义市鲁庄镇小相村路西及附近的南村寨、四合、小相、东庄、赵城几个村的小范围区域内,有一条河沟横穿小相村境内,沟内的野菊花清香可口,一沟之隔的沟北及其他地方长出的菊花口感则与沟南大不相同,多为苦菊。小相菊花生长的地方,在卫星地图上,白线圈成的类三角形内,有一个河沟看得很清晰,沟中植被茂盛,有一条淡水从中流过,在河沟的边缘、沟底、溪水边上,附近的田地边上、果园里、房屋的金黄色处都可以看到,随处可见金黄色的小花。近年来,小相村已开始人工种植,生产的菊花已小有名气,在上海还获得过“中国名优茶”的金奖呢。

巩义市鲁庄镇的菊花为什么如此神奇?至今仍是谜。

母爱深沉

◆王全忠

燕子来时新社,梨花落后清明。眼看清明在即,不由得又想起了我的母亲。母亲是一位很会过日子的人。每年夏秋两季粮食收获后,她会和父亲坐下来算一下细账,对家庭生活做出详尽的安排。由于当时地少人多,产量又低,粮食总是不够吃,母亲常常以瓜菜代粮,勉强维持全家食不果腹的生活。她常对我们说:“过日子就得有计划,宁叫稀溜溜,甬叫断了顿。”窝窝头、南瓜粥、野菜汤是我童年时的当家饭。

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。我们家门前有一条路,是通向四邻八村唯一的一条通衢大道。挑担的、推车的,赶集的人川流不息,一到夏日,总有不少过路人在门前的老槐树下歇脚乘凉。为方便路人歇脚,母亲经常在炎热的夏季烧一锅开水,摆几个小凳子,放几个碗,为过路人解渴。有时来不及烧水,就去井里打一桶凉水,放在树下供路人饮用——那个年代有许多人习惯喝凉水。“密县人,好大胆,端起凉水喝几碗”的俗语曾流传很久。

那时对母亲的这一举动很不理解,问她为什么要给这些素不相识的过路

清明时节忆母亲

◆王全忠

人烧水喝,母亲语重心长地说:“这些下力人都是穷人,他们出力流汗不能缺水,给他们烧水就是行善事,上一辈人行善就是为你们积德呀。”

母亲十分勤劳,是位永远闲不住的人。白天做饭洗衣、照料子女,晚上纺花、织布、做衣服。童年时,我和母亲经常合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,我在灯下看书,她在旁边做针线活,直到夜深了,我做完功课,她才肯去睡。由于孩子多,我们一家七口挤在一孔破窑洞里,夜里放在母亲床头的那盏灯常常是点了又吹、吹了又点,母亲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尤其是寒冬腊月,母亲更加忙碌,她不但要为我们赶做过年的新衣服,还要帮父亲置办年货。常常忙得夜以继日,通宵达旦。

我们长大了有了孩子后,母亲对孙辈们的照顾后,她无微不至。我的两个儿子先后降生,母亲忙里忙外,起早贪黑,她既要照顾坐月子的儿媳,又要照顾孙子。一旦听到孙子的哭声,便马上跑过去看个究竟,不愿让孩子受半点委屈。后来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,我和爱人既兴奋又忧虑。穷家一下子添了两张嘴,对于每

月仅有30多元工资的我,压力是可想而知。但母亲却高兴得不拢嘴,她自豪地说:“咱家人丁兴旺,子孙满堂,是上辈人积德行善的结果,你爹和我盼望的就是这一天。”

除了生活上的照顾,母亲对孙辈的成长教育也十分关注。我家四个孩子的幼年和童年是母亲看着长大的。爱人一天三晌下地干活,留在家里的4个孩子全由母亲照料。对他们的成长母亲付出了全部的辛劳和汗水。早在两个男孩七八岁时,母亲就手把手地教他们学担水、扫地、和煤,并经常告诫他们:“男孩不吃十年闲饭。”因而他们兄弟两个童年时就已经成为母亲和爱人的帮手了。母亲对她的两个小孙女更是关爱有加,但从来娇惯她们,孩子们上小学以后,母亲就教她们学捡菜、刷碗、洗衣、烧火、做饭等家务活,使她们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好习惯。同时,母亲在她们刚懂事时,就耐心细致地教育她们如何做一个人。母亲虽非出身名门,但言谈举止俨然大家闺秀。母亲的细心呵护和言传身教,对于4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。进入社会后,孩子们

都举止得体、彬彬有礼,经常得到街坊邻居的由衷夸赞。

孩子们高中毕业后去外地上大学,母亲长时间见不着他们,心里十分牵挂。每当寒暑假孩子们回家那天,母亲会长时间在门外等候,看到他们就高兴得热泪盈眶。4个孩子对他们的奶奶也十分敬重,非常孝顺。每次回家,孩子们都要给老人带点她喜欢吃的糕点之类。母亲病危时,孩子们轮番守护在老人身边十多个日日夜夜。母亲病故后,孩子们久久无法抚平心灵上的伤痛,常思祖母恩情。如果母亲健在,应该是百岁老人了。父亲的壮年辞世,使母亲失去了靠山。当时她面对的,是两孔家徒四壁的窑洞和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。但是母亲没有被困难压倒,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和无尽的磨难,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。晚年又替我们照看孩子,为我们一家三代人默默奉献,贡献了一生。在我心里,她不是一位出身卑微极其普通的母亲,而是勤劳朴素、心怀大爱的传统中国妇女的代表!她为我们留下的良好家风,也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和美好传承。



屋后青山步步高(国画) 杨俊甫

聊斋闲品

一所院落,就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宝库。自西晋以来,藏有历代墓志刻石2000余方,镶嵌在十五孔窑洞、三个天井和一个走廊的内外墙壁、柱子上,其中唐人墓志多达1700余方,占我国出土唐志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,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风俗、典章制度等,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,是广大金石学家、历史学家以及书家向往的殿堂。

著名爱国人士、辛亥革命元老张钫先生酷爱金石,还与于右任、章太炎、康有为、张广庆等人交往甚密。在他们的影响下,1931年,他托人在洛阳各地广泛收罗历代墓志铭及书画石刻。他与于右任商定,凡“魏志”皆归于氏,而唐志皆属张门。之后,于右任将“魏志”集中于陕西三原,而“唐志”则由张钫运至家乡园中,辟地建斋,将收集的墓志铭镶嵌其上。“千唐志斋”由国学大师章太炎撰书题额,并附有跋语云:“新安张伯英得唐人墓志千片,因以名斋,曷章炳麟书之。”此乃斋名之由来。

千唐志斋是我国唯一的墓志博物馆,也是金石碑刻和书法艺术的宝

谁非过客 花是主人

◆赵克红

库。映着大门,有座被藤蔓“包围”的石屋,这是张钫先生的书房,名曰:听香读画之室。它于1918年建成,已历经百年风雨。“谁非过客,花是主人”,八个古拙的大字,分别镌刻在书屋正面的墙体左右,吸引着人们玩味着其中的奥妙哲思。房门紧闭,透过窗子,但见屋内桌子上摆放着笔墨,几把椅子、一张茶几临窗依次排开……张钫先生当年,就是在这里谈笑几鸿儒,读书、泼墨染春秋的吧。

行走于一方方碑刻间,如同穿行在历史的巷道中。这里,记载着朝代的更替,记载着个人的兴衰,一个字一个字地叠加,却是一个时代乃至一个人的缩影。在这里,无论人与人之间的地位有多么大的差距,无论风光或坎坷,一方青石成了最终功过评说的承载。千唐志斋所藏唐人墓志自初唐的武德、贞观年起,到后唐的天复、天佑年止,三百年之年号,无不兼备,这些墓志记载了唐人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,为研究唐代的文治武功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,同时,也增加了古代文化的分量。这两千多块碑志,每一块碑志都是一个逝去的梦,其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,这故事虽历经千年,却仿佛又在眼前。

石碑上,在凸凸的字里行间,我仿佛触摸到了先人的风骨和血脉,触摸

新书架

“乡巴佬”曹乃谦《清风三叹》诺奖热门作家续写母子传奇

◆李然

大器晚成的曹乃谦一直是文坛上的隐士。他以独特、质朴、充满“莜面味儿”的文字征服了读者,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、著名汉学家马悦然的高度评价。马悦然亲切地称曹乃谦为“乡巴佬”,并将他与莫言一道列为中国当代一流的作家。

近期,曹乃谦的最新作品,《母亲三部曲》的终章《清风三叹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为该书作序推荐。《清风三叹》用自述散文体的样式,借以九题系列的章法结构,采取散点透视

的笔法,述写着作者不同的人生段落。老母离世后,儿子在人生旷野中踽踽独行,回忆母子情深,回望人生之路的纯诚淡然,让人格外动容。

《清风三叹》全书分三章展开,以作者与养母间的浓浓亲情为线索,讲述了1978年前后的生活细节和工作细节。“母亲三部曲”的自传性色彩十分浓厚,采用雁北人叙述方式,语言简练幽默。文字中蕴含着中国式的留白,从简单的个体人生或家庭故事生发开去,折射出更大范围的历史关照和诗性意义。

知味

又到榆钱飘香时

◆史锋华

春姑娘正精心梳妆,浓墨重彩装扮春天。迎着暖暖的春风,漫步于七里河畔,中原福塔在蓝天、白云、花草、绿树的映衬下熠熠生辉。突然,一棵树映入了我的眼帘。哦,榆树!粗大的树干歪歪扭扭,伸向了天空;青绿的树枝缀满了密密麻麻的榆钱,在风中摇曳,好似在向草间上玩耍的天真无邪的小朋友招手致意……

“草树知春不久归,百般红紫斗芳菲。杨花榆荚无才思,惟解漫天作雪飞。”记得小时候,老家的房前屋后、池塘沟渠,有许多长得弯弯曲曲的榆树。一到草长莺飞、春暖花开、春意盎然、桃花未落杏花没败的时节,榆树的枝丫上就爬满了圆圆的、嫩嫩的、绿绿的榆钱,大老远就能闻到淡淡的清香。

阳春三月麦苗鲜,童子携筐摘榆钱。放学归来,我们就三三两两结伴去摘榆钱。会爬树的,噌噌噌地不费功夫,就爬上了枝丫;不会爬树的,就在下面耐心地等着收拾榆钱。由于手痒,经常第一个爬上树。站在树杈,我精挑细选,把长得干净、嫩绿的榆钱细枝折过来,手轻轻一捋,就直接塞进嘴里,顿时齿颊生香,清甜的味道一下子就爽透到了心里。树下的同学看到眼里急在心里,口水直流,手舞足蹈地不停大声吆喝。树上的我在独享美食之后,赶紧折枝下来,供他们享用。一阵狼吞虎咽之后,开始往书包、衣裤兜里摘榆钱。大家说笑着、指挥着,不大会儿,一个个书包、衣裤兜就鼓鼓囊囊,爽朗的笑声洒满了村里的大街小巷……

榆钱其实是榆树的种子。嫩绿、扁圆、肥厚,酷似古代的“麻钱”,所以叫榆钱。榆钱不仅可以观赏,而且还是人间美食。榆钱谐音为“余钱”,意为吃了榆钱,人们生活才能处处有余钱。

每次采摘回来的榆钱,母亲都会凉拌或者蒸熟,变着花样让我们吃香而不腻、韧而不糙的榆钱饭。父母这一辈,他们对榆钱感情尤其深刻。常听他们讲,在困难时期,村子周围几乎所有的榆钱都会被摘得精光。而现在,榆钱成为稀罕物,一般很难吃到,剩下的只有甘甜香美的回味。

东家姐,西家娃,采到了榆钱过家家,一串串,一把把,童年我也采过它……哼唱着这熟悉的歌谣,行走在如诗如画的春天里,榆钱不像玉兰花那样的娇艳欲滴,不如桃灼灼白散发的迷人芳香,也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,但它的朴实无华却深深吸引着我,感动着我。榆钱,伴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。

连载

平原客

李佩甫 著



个字用在这里,是什么意思,但都不点透。最后,刘金鼎说:“她有什么癖好吗?”

此时此刻,李德林心乱如麻,他挠挠头说:“这,这不好说。也、看不出有什么……”

刘金鼎说:“比如,喜欢游泳吗?如果她喜欢游泳,找一水库,带她去游泳。杂草缠住腿,

也是常有的事。”

话越说越白了。李德林再次摇摇头,说:“这不行,过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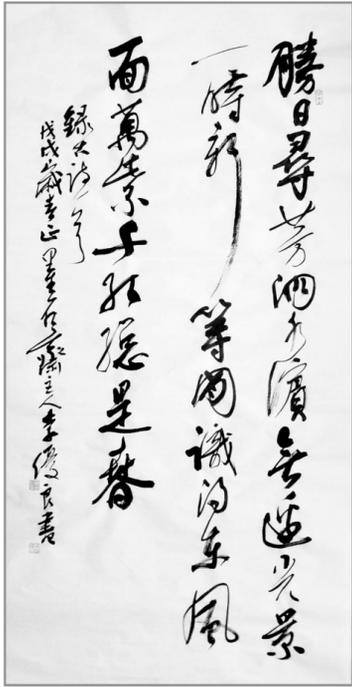
刘金鼎说:“我听说她想去海南玩呢?如今车祸这么多……是吧?”

李德林脸色变了,喃喃地说:“这、这、这……不合适。不管怎么说,有孩子。这不合适。”

最后,刘金鼎说:“老师啊,那就从长计议吧。不过,只要你下决心,总有办法的。”

李德林说:“我头有点疼。都快疼劈了。再议吧。再议。”

这天晚上,是两个人最后一次吃烩饭。四个小桌,凉拌黄瓜,油炸花生米,凉拌海带丝,红油肚片。这次未开汤,烩面上的也是小碗。面端上来的时,李德林放下筷子,突然说:“我不忍心了。”刘金鼎望着他说:“要不,让他们上碗小米粥?”李德林说:“算了。没胃口。”接着,李德林说:“其实,我过去从不吃羊肉。小时候闻见羊肉就想呕吐,怕腥。我是70年代末,上大学后,才开始吃羊肉的。那时候穷,别的吃不



春日(书法) 李优良

可是,徐亚男心里已有了恨,并没有放过他。此后,只要一有机会,她就一次又一次地“审”他。长夜漫漫,徐亚男在审讯过程里,终于完成了由卑贱到高贵的跨越。就此,每一次的审讯过程,都是她的精神成长的过程。她站在那里,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小心翼翼,没有了初做保姆时心理上的卑微。由此她明白了一个道理,人一旦豁出来,一旦占住了“理”,就什么也不怕了。

人是不能有短处的。徐亚男自从抓住了李德林的短处后,她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。姿态越来越从容。她的嘴巴也练得越来越能说了。只要承认了一次,你就可能有无数次“出轨”……她常常居高临下地站在李德林面前,高举着道德的大旗,一句跟一句,把李德林从上到下、从内到外,批得体无完肤……在这所房子里,她完全成了一个胜利者。特别是有过一次,她成功地让李德林跪在了她的面前。

他说:“我不是人。我错了。”

徐亚男“捉奸”后的第十八天,李德林把刘金鼎约到了“梅庄”。

仍然是308房间,当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,李德林掉泪了。他说:“金鼎,你不是外人。我得告诉你,不能再这样下去了,度日如年哪。这个女人,坏透了,她夜夜折磨我……”

接着,李德林开门见山,用咨询的口吻说:“你说,怎么办?”就像是开省长办公会一样,他已习惯用这样的口吻说话了。

刘金鼎说:“老师,你知道早年乡下卖的狗皮膏药吗?这狗皮膏药一旦黏上了,要想揭下来,非见血不可。这事儿,说好不好办,说难办也难办,就看你下不下决心了。”

李德林说:“我决心已下。你说吧。”

刘金鼎说:“只要你这边下决心,就没有办不成的。”

李德林说:“具体点。”

刘金鼎看了一下窗外,说:“可以用钱解决的事,都不是事儿。”

李德林摇摇头说:“不行。

王小美突然说:“老李,我不想在干这了。”李德林望着她,说:“怎么了?”王小美不语。李德林问:“有人说了啥?”王小美说:“那倒没有。不过……”李德林揽住她说:“小美,我们都这样了,还有啥不能说的。”王小美说:“我没有别的想法儿,就想跟你待在一块。就两个人,安安静静地……可是,你没感觉到吗?背后,总是有眼神儿。连那些小服务员,眼神儿都怪怪的,叫人很不舒服。”过了一会,她说:“我们,总不能老背着别人的眼神儿生活吧?”是啊,女人到了一定时候,都想过正常日子了。

李德林沉吟片刻,说:“会解决的。”

两个月后,徐亚男突然失踪了。后来李德林才明白,有些路,的确是不能走的。那也只是一念之差。……

(全文完,本报有删节)

从下期起,本报将连载海飞的最新谍战小说《惊蛰》,敬请读者垂注。